

我們對呂樂這個名字最初的認識，大都是他是一名出色的電影攝影師。曾獲得奧斯卡最佳攝影獎提名的他，幾乎和中國所有最好的導演都合作過。攝而優則導，彷彿是一條不成文的創作路徑，呂樂亦如是。在執導了《十三棵泡桐》、《小說》等作品後，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，我們看到了他的最新作品《一維》，儘管這只是《美好2013》其中的一條短片，但作為泛亞洲電影創作中代表中國大陸的創作者，呂樂的哲學省思，無疑會讓人思索更多關於宗教、人性和電影之間的問題。

呂樂的善惡思辨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：劉國權

《一維》的創作靈感，實際上是呂樂讀鹿橋《人子》與胡蘭成的解讀後有感而發。《人子》有佛，而胡蘭成的詮釋則有今世。那麼呂樂又從中看到了甚麼？

「去年十一月，香港電影節這邊給我發短信，問我能不能為香港電影節拍一條短片，我說給我一個星期時間，讓我想想。」當時的呂樂，正在讀胡蘭成的中國文學史，其中有一篇寫到鹿橋的《人子》，「我看到評論覺得挺有意思，他寫了人對善惡的分辨。一個星期之後，他答應了電影節的邀請，而《人子》這篇只有兩頁紙的小說，則成為他的創作文本。

其後，他又專門去做調查，了解基督教、天主教、穆斯林教等宗教背景。「因為胡蘭成的評論中有道教和儒家，而鹿橋寫的主要是佛教多神論還有婆羅門教。」之所以將短片定名為《一維》，也是因為該片在宗教層面的單一層次。呂樂想到：「要不就叫一維吧。而且我們這次也是用最簡單的方法拍，預算只有4萬美金，我覺得可能畫面比不過大的電影，這是先天的不足。」所以他使用了剪紙皮影戲的方法，不讓觀眾看到劇中人物的表情，只能看到動作和景物，所有的對白都用旁白呈現。

呂樂在去年年底完成了這個劇本，一月初開始拍攝，而三月，我們已經看到他這部「宗教故事」。按他的話說：「是宗教故事，是開放式結局，是大家可以用討論、可以想、可以理解、可以不理會，也可以按自己理解的一個短片。」

用理智消解煽情

《一維》相比《美好2013》中其他三位來自港、台、日導演的作品，最大的特點，或許是它在情感方面趨於理性，因為這是一個頗有資本「煽情」的故事。老法師教曉太子分辨善惡，太子可以明辨天下、生死的善惡之別，最終無法面對「人」本身的善惡難斷。

「要是用黑白剪影的方式，把整個故事連貫地講下來，就是鹿橋的小說，是很傷心、很感人的。」但呂樂說：「我覺得有時候電影把情感推到特別極致的時候，不管歡笑喜悅還是悲傷流淚，情感一旦到了極點，理智就會下降。」所以他使用的方法是當情感到達最高點前，將其打斷。他在片中插入了一段討論，將觀眾的情感向回牽了一點、解構了一點。



「當片子的情緒一路上推，推到老法師親自分身成兩個人，要太子分辨善惡時，觀眾的注意力也開始集中。這時候我就想，是不是可以插入一段採訪。」這段抽離於《一維》世界的論述，也包含了胡蘭成對《人子》的分析內容。

呂樂認為，「相比《美好2013》中的其他三個作品，我覺得《一維》可能是個理智一點的作品。」在他看來，另外三位導演的短片中，都表達出了鮮明的情緒。「有歡快、吃驚，也有家庭團聚的溫馨，而我這個則是讓大家冷靜地去看。」

薄薄兩頁紙的《人子》，最令呂樂感到興奮的部分，當然是「宗教」。小太子被老法師帶到人群中，能夠分辨善惡；被帶去生死界間，也懂得如何向上。「這些他都能分辨清楚，但最後卻分辨不了人的善惡，所以他放下了屠刀。」世上最難之事，莫過於分辨出同時存在一個人身上的「善」與「惡」。「放下屠刀」看似沒有立場，但呂樂認為，沒有立場，就是立場。

他說：「首先，我不是一個佛教徒，作為創作者，我是站在一個不是佛教徒的角度，去闡釋、講述一個佛教故事，所以會更冷靜，也會把其他宗教和生活觀、哲學觀放進去。」所以完成這部作品，也是進行了一個他認為有趣的嘗試。

變革將電影逼上絕境

呂樂投入電影行業的時間已經不短，他先做攝影，再做導演，一路做到《一維》，彷彿又再度歸零，重新整裝待發。「對於下一步要做甚麼片子，並沒有具體的方向，也還在找故事。」對他來說，電影拍攝過程中最躊躇滿志的階段都是籌備期。「要出發了，要講一個故事，要敘述一段生活或者提出一個問題。但真正落實的時候會忐忑不安，因為具體的事情有點繁瑣，拍完也不知道人家喜歡與否。」他認為自己還是挺在意拍完的片子，能不能被別人討論與注意。

「電影作品不太像文字、繪畫、個人創作、雕塑等，它需要大量的金錢投入，而觀眾的範圍也很廣，所以我始終希望能往積極、正面的方面去走。」至於批評的聲音？當然他會嘗試着去理解。2006年拍完《十三棵泡桐》時，互聯網上便有人指責呂樂片中所表現的「老師和學生發生關係」。

「當時被說得挺狠的，是接近被罵了吧！」但他內心還是可以理解，畢竟有些年輕觀眾的父母可能正是老師，「很多人不知道情節出自

原著小說，我們也不能要求每個觀眾都讀過小說，所以試着理解吧，我覺得是這樣。」亦有聲音批評呂樂的片子沉悶，譬如他拍的《小說》，投資只有100萬，但令他高興的是，「現在一些畫廊還在放這個片子，它被放映了很長時間，一般是在畫展或者雙年展上。」偶然跨界的泛藝術嘗試，至少證明呂樂的影像，具有內在的價值。

當人們想到呂樂的作品時，或許很容易將他的創作特點界定為「矯情」，因為他的電影總是想要說一些事、或是提出一個有些拗口的問題。但現實生活中的他，不但一點都不矯情，還頗為隨和，比較好靜。「腦子很亂有很多種想法，但喜歡自己呆着去想。」

創作至今，他也不好說自己最滿意哪部作品，「說是未來的，好像自己太牛了，但如果說是過去的，好像又停留在某個層次。」

電影的大環境在變，而呂樂對此則持保留的態度。「電影現在正是一個轉變期，更多人去嘗試3D，去追求48幀/秒。」反而像他的《一維》卻還是1D。但他的考量似乎又更為嚴肅。「我覺得技術變革會把電影往一個絕境上推，如果以後的電影只有48幀/秒，那麼全世界就剩下Peter Jackson和卡梅隆這兩個人寫電影史了。其他人的電影如果要放映，還得成倍

加速，這不是毀了電影史嗎？」但這恰恰就是技術革命。

當全球電影只剩下48幀時，人們看電影的確可以看到更清楚的畫面，但影史上很多好的作品，卻再也還原不了本來的狀態了。另一方面，呂樂認為：「平民時代，平庸世道下，大家都能發言，大家都能講神的故事，反而人們都不太講周圍的、生活裡面的、民族國家的故事了。」如今的電影動輒出現「神話」。

「當然這是個新的創作方向。但多少年前講神話，無論古希臘還是中國，都是為了確立民族國家的根基，而現在，神話只是一種視覺奇觀。」具體說到中國電影的現狀，他認為：「中國電影的節奏、觀眾的觀感，並不比其他國家慢，因為現在這個時代，人們通過互聯網、電腦、盜版光碟等等，都喜歡看更短、變化更快的東西。」他也對電影創作提出了更多問題，譬如今天的電影是否還能用原來的節奏講故事？

呂樂相信：「可能觀眾還是要慢慢培養吧，現在中國的情況是，導演只要能讓人笑，就能讓人掏錢買票。可能以後電影看得多了，大家的笑點會低一點。」對他而言，這實際上也是為電影創作者提出了一些更嚴肅的問題與方向，亟待日後更好地去面對這些挑戰。



戲棚師傅的竹枝美學

在沒有劇院的年代，搭棚看大戲是街坊鄰里的消閒娛樂，而神功戲便是因應時節，如洪聖誕、天后誕等而安排的街坊節目。神功戲多在空地舉行，戲棚需要臨時搭建，這種空心戲棚是一門傳統的建築美學。這種利用簡單的竹枝、杉及鐵片搭建而成的戲棚，飽藏幾何、對稱、平衡、安全，及觀眾欣賞的舒適度等各種元素。這門技藝的獨特之處，在於它是一門不能用科技和文字記載的學問。搭棚師傅都以經驗、感覺作出精準判斷，令神功戲棚的搭建更添幾分神秘，引人入勝。

陳煜光師傅搭棚逾30多年，家中世代經營神功戲搭棚生意，自小以父為師，是家中第4代傳人，寓工作於娛樂，亦對神功戲着迷不已。其23歲的兒子（第五代承傳人）亦已入行5年，是師傳統工藝的接班人。適逢《南區大戲棚粵劇展光輝社區巡禮》之際，陳師傅於鴨洲公園足球場重新搭建傳統的神功戲棚，讓市民重溫香港的昔日風情和生活趣味。

神功戲棚師傅已是一種微行業。有別於一般搭棚師傅，因其棚架並不是依靠任何建築物支撐

而起，而是獨立穩固地建出來，加上神功戲棚的構造別具特色，一般可分為「大金鐘」及「龍船廠」兩種，搭建神功戲棚無數的陳師傅，30年的搭棚生涯中，早已將這門傳統手藝，視為生命的一部分。

由於家族生意，身為第四代傳人的他，自13歲起便開始搭神功戲棚。他回憶說：「小時候，跟隨父親四處到神功戲棚的工作環境裡觀賞及玩



■陳煜光師傅搭棚逾30多年，家中世代經營神功戲搭棚生意。

■陳煜光與23歲的兒子皆對搭棚興趣十足，搭棚工藝將一代一代傳承下去。

耍，從而培養出個人興趣。雖然中間有離開過，嘗試其他職業，但最後還是對搭神功戲棚這職業情有獨鍾。」於是接管家族生意，把搭建神功戲棚的工作繼續傳承下去。

他的兒子亦跟隨他一起搭建神功戲棚，並成為第五代傳人。或許這樣的技藝的確只能依靠血緣代代傳遞下去。陳煜光搭棚多年，印象最深刻的經歷便是：「在打風下雨的時候需格外留神。因為曾在演出神功戲時颳起颶風，我們需留守在戲



棚內保護它。此外，也曾有一些不平坦的地上搭戲棚。」1992年，他幫徐克的《黃飛鴻》搭建了高難度的水中戲棚，也幫過滄台島的村民，在凹凸不平的海岸岩石上搭高難度的戲棚作品，當然滿足感自然也更強烈。

昔日與現在的神功戲棚，其實區別不大，只有部分材料不同，如竹篾現已改用膠篾，比較耐用，而工作及結構上，只減少了不必要的柱，以減輕不必要的工序。神功戲棚畢竟是傳統的手藝，所以保留傳統的歷史文化產物，也勢必需要盡可能遵從原有的工藝。

對於粵劇文化的推廣，為大戲棚搭了大半生舞台的陳煜光認為：「從中國大陸傳到香港的傳統粵劇文化，雖在大陸地區有衰落的現象，但香港仍不斷保育及推廣這種文化，保留這種文化傳統，我相信香港的粵劇必定能延續下去。」

《南區大戲棚粵劇展光輝社區巡禮》

時間及地點：
3月30日 下午2時及下午7時30分（鴨洲公園大戲棚）
3月31日 下午7時30分（鴨洲公園大戲棚）
4月7日 下午1時30分（華貴社區會堂）

文：賈選凝